



写作的女人

斯妤

斯妤
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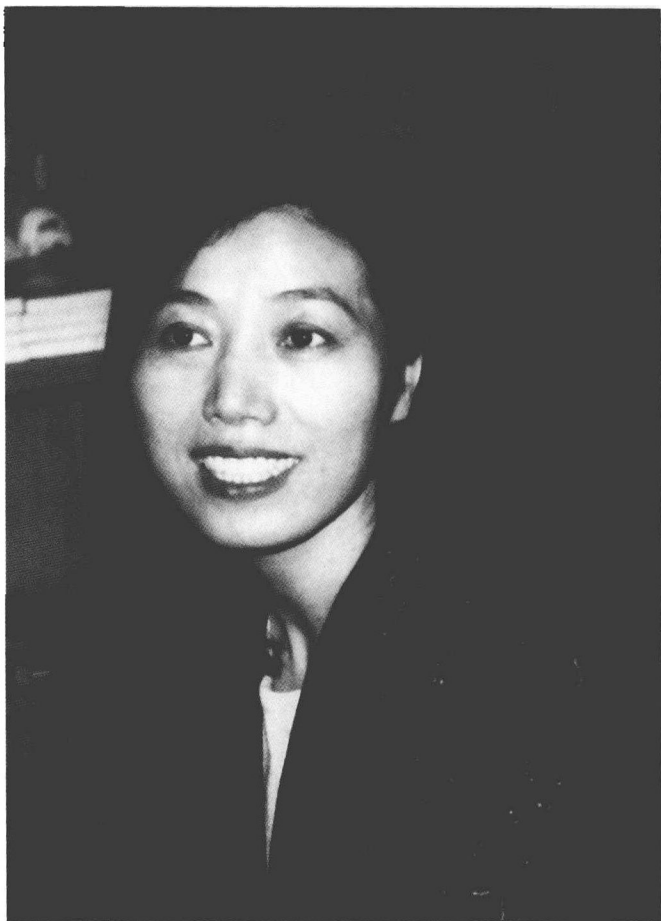
斯好
文集

写作的女人

斯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EN WENXUE CHUBANSHE



斯妤，女，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

1980年开始写作，已出版散文集、小说集二十多部。代表作有散文集《两种生活》、《斯妤散文精选》，小说集《出售哈欠的女人》等。

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两度获“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其散文既先锋又典雅，既绮丽又深情；小说则奇崛诡异，灵动饱满，熔沉重与幽默、悲剧与荒诞、现实与幻想为一炉。作品受到青年读者和知识女性欢迎，并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介绍到国外。现居北京专业写作。

不让自己仅仅是“自己”

(代序)

林丹娅

二十多年前,少女斯妤站在她家乡闽南海边番薯地的青藤蔓里,拄着锄头想起她刚读过的一篇小说,忽发预感:“我相信自己此生将是一个作家。”

当一个人在说自己经历不多而能感到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从来不喜怒形于色的人说“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时候,当一个一贯周正平和的人说出“先锋是一种精神”的时候,当一个历来就讷于言语的人说出“语言是我钟爱所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有一种作家的潜能,正从她的身体内部苏醒。平顺的生活秩序,庸常的生命节律因为她的出现而打破了惯常的表现形态与运行轨迹。斯妤,就是这样一种现象的命名。它首先表征了被它命名的生命所具有的诗性气质,接着标示了她以文学抵达诗性生活的一种言语方式。一九八〇年,斯妤开始文学写作,而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曾经是她最爱。“我近乎执拗地在散文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着力耕耘,发愿要在它的内涵、形式、风格上有所拓展。”这真

001

写作的女人

是斯好化了的文学言志,全然突破了她一贯温良恭谦的态度,于是从第一本散文集《女儿梦》开始,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两种生活》、《感觉与经历》、《文字内外》等散文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对上述理念持之以恒的追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三家模式”的反叛,力图在散文中表现以真为宗旨,以善为极致的审美情趣;一九八五年后转为对人生荒诞与人性荒谬的审丑思考;而九十年代前后萌发的女性意识的自觉,不仅使她的散文内涵增添了文化历史的质感,而且也增添了思想的厚重感与浓郁的思辨色彩。斯好对散文文体写作的偏好,对拓展其形式与内蕴的执着,成全了她在散文方面的建树,使她以散文名家蜚声文坛。文评家吴义勤曾指出斯好的那些带有终极意味的形而上追问的散文,改写了散文“轻文体”的形象,提升了当代散文的品格。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如此看来,斯好的出现,即便就是为了散文写作,那么至此也算是功成名就了。然而,斯好的作家使命似乎还不止于此,散文文体的写作似乎并未全面开发出作家斯好的潜能。散文也许可以直接宣泄她的情感,也能充分体现她的智性,它给我们带来平实的生活气息,也不乏思想深度的冲击与震撼,但它并没有完成把她带入真正的文学创造中去的使命,因为文学绝不止于真实的表述或记录。文学与所有真正的艺术一样,它更能体现世界上所有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本质联系与作家想像力之间的奇特关系。

或许是出于作家特性的感召,或许是出于内心表达的需要,一九九三年,斯好暂时结束了如日中天般的散文写作而转向小说领域。如果说写散文的斯好,还在人们的料想之

中,那么斯妤写的小说,可就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了。一向温柔敦厚,并以散文写真名世的斯妤,作起小说来却一反常规,出手凌厉,风格怪诞,立意高远,内涵繁复,意味深长。一种洞明世事的清澈与鞭辟入里的尖刻,把个众生相,尤其是女生相的本质,通过充满想像力的架构入木三分地铺陈给我们看,令人触目惊心。如《狂言》中的“我”在失态后的狂出真理:“我不是透彻之后才善良(更彻底的善良),而是善良导致了不透彻。所以我说我更像个瞎子而不像是圣徒。”斯妤把人性方面一个十分微妙的症候揭了开来:善良有时就是怯弱的美化与托词,所以看起来对人满怀善意的人,走到后来却只有对人的恐惧。《浴室》把这种人性的荒诞表现得更为具像化了:一个常常受制于人,不敢说“不”的怯弱女人,通过一次幻想式的境遇改变了她一直想改变的现状。饶有意味的是,用幻想替代现实恰恰是女人逃逸现实的通病,幻想的力量后面是真实的无能。因此,当女人也用这个方法去改变她的色狼上司——女性生存恶劣境遇的象征时,他反而得以如愿以偿地占有了女人的身体。此时,身体被锐痛刺激的女人才真正如梦初醒。如果想了解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的真正涵义,这个文本倒真是一个十分形象的诠释:也许头脑还在接受并制造幻觉,只有身体感受才会真正道破真相。斯妤的叙事揭示了女性在性别关系中不仅弱势而且劣势的生存形态、心理形态与反抗形态。对现实的逃逸,结果是被现实罩牢。女性幻想式的反抗反而成全了男性的梦想而成为男性的现实、女性的梦魇。斯妤在小说中充分施展了她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故事被她以荒诞的形态所呈现,人生与人性的荒谬尽在其中流露无遗。《出售哈欠的女人》、《竖琴的影子》就是她此类小

说的代表作，当这些小说惊艳文坛时，一个文学的斯妤真正诞生其中：在笨拙的言谈举止后面，是思想的灵动与锋芒毕露；在循规蹈矩后面，是诡异狡黠的横空出世；在躯体的懒散惰性后面，是汹涌澎湃不能止息的内心生活；在粗糙的日常事务后面，是精细入微的观察与思考；表面的随和、懦弱后面，是敏感、尖锐、执着、特立独行。当斯妤写出这些小说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罗兰·巴特把作家区分为两类是什么意思：一类作家写重要事物，一类作家不写重要事物而只写人。他觉得后者才是真正的作家。而对于斯妤来说，她起码以此实践了她的口出狂言：“不让自己仅仅是自己”这样一个貌似简单实则极具伟大的目标。

目 录

不让自己仅仅是“自己”(代序)	林丹姪	001	
故事诞生		001	
写作的女人		003	
语言魔方		005	001
颗粒		008	.
裂变与再生		013	.
人在北京		016	.
寄远方		019	.
文字内外		024	.
先锋是一种精神		029	.
阅读与沉思		032	.
一种方式		038	.
倾听,阐述,与追踪		042	.
给梦一把梯子		045	.
流放者		049	.

作为另类	051
背弃与钟爱	053
睁着眼睛的梦	056
摹拟与表达	058
按键	060
源于内心	064
写在新年边上	067
我对文学心存感激	069
假作真时真亦假	072
两种生活	077
读书的历史	079
无法藏匿的自我	082
升腾与坠落	085
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	088
轻与重	090
好作品主义及其他	093
真实的魅力	096
理想生活	098
柴米油盐书	101
境界	103
闲暇的滋味	105
感觉与经历	108
生病	111

幻想者	114
简单生活	117
中医比西医更接近真理	120
夜晚的奥秘	122
在炉火前梦想	124
造茧与呼喊	126
年头岁尾	128
你写只是因为你喜欢	131
真想替张爱玲说几句话	133
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135
 吃梦	 139
以袜结绳	141
有些词	143
去冬思绪	145
人面兽心与蝇营狗苟	149
某种渴望	151
也是叹息	154
一封信,永不付邮	157
诗人的悲剧	160
人性——永恒的面孔?	163
荒谬及其他	166
人对于人只是一种表面	170
交友之道	173

愚钝的女人	176
随想二题	180
冥想黄昏	183
给灵魂一席之地	190
诗歌,从庸碌的生活中升起	192
江城走笔	195
家园	198
关于美	200
爱情是风	204
漫无边际	210
运动	215
手房子	217
巧巧手	220
语词	222
文章作法	225
家事	229
自己的孩子	232
强者存,弱者亡	236
另一种方式	239
问号	241
规则	244
如今谁最忙?	247
儿童崇拜	250

一封信	253
改变一生的一句话	256
女人花钱	258
感觉与印象	260
古老的话题	263
我的家在哪里	265
也说足球	267
关于生活	269
序与跋	273
文学人生	276
女性散文及其他	280
跋	283

故事诞生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发现我的哈欠多得出奇。课间打,课下打,饭前打,饭后打,睡觉前打,睡醒起来还是打。曾经有一次,因为在课堂上哈欠连天(而且嘹亮无比),我将语文老师狠狠得罪了。语文老师抛开她的文静与典雅,气呼呼地叫我起立,命令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连打三十个嘹亮壮阔的哈欠。

那三十个必须当众打出的哈欠自然打不出来,语文老师很快理解了这一点,只好任我哼哼哈哈,不了了之。我事后羞愧难当,从此一有哈欠便百般压抑,生怕它又不知天高地厚,如雷滚出。

事隔二十年,有一天我发现我又忘形地打出嘹亮无比的哈欠了。当时在场的是我的先生和孩子,所以我不必为自己的忘形道歉。这时,一个想法像霹雳一样不期而至,我脱口说道:

我要写一篇关于哈欠的小说。

没有人理我。

我只好又说:

关于出售哈欠的小说。

仍然没有人理我。

关于出售哈欠的女人的小说。我加上了吸引人的性别色彩。

还是没有人理我。

家里人全都知道我的毛病。他们知道我常常兴之所至，异想天开。他们对于我的信口胡说就像对待我的连天哈欠一样，总是取一种宽容的、不予计较的态度。

可是这一次我并不是信口胡说的。不久我就打开电脑，敲出了《出售哈欠的女人》这个题目。

小说写了一个多月，收笔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出售哈欠”的想法是不期而至的，而《出售哈欠的女人》所表达的，却不是不期而至的。

它是我好长一段时间以来苦苦思索，至今仍未完全解开的一个“结”。

(1996年)

写作的女人

003

当我置身于本界别之外的人群之中时,我常常下意识地隐瞒我的职业。我以本名相告,我顾左右而回避有关职业的话题。当问题直截了当,让人无法回避时,我便以编辑或记者来给自己的职业命名。并非我势利,因为如今作家这种身份已失却往日风光,变成一种带有几分尴尬的角色,不是的,我的下意识回避与其说是势利,不如说是害羞。当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作家时,我常常多少陷入一种窘迫的状态。

这其中的真正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因为你是一个女人。

记得有位同行,当她美丽的面容出现在某刊物的封面上,一时不平之声四起:有这样漂亮的脸蛋,还写什么作?

发出如此不平之声的自然全是男性,相信女同胞们不会作如是观。男人们要求于女人的,可以很多很多,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但是很少会要求或希望女人和他们一样思考,一样创造,一样或深刻深沉,或招摇过市。

这就是为什么在本界别之外的人群中,我往往羞于承认自己是个作家。我似乎不够从容,不能够做到面对他人怀疑猜测的目光,仍旧能够自由自在,谈笑风生。

自然也不愿意在一个本来简单的聚会上让人陡添疑惑，在心里嘀咕：这个看上去还正常的女人，她哪里出了岔子？

其实写作的女人和写作的男人完全一样。她们的交友不见得比男作家广泛，她们的生活不见得比男作家浪漫，她们的想像力不见得比男作家丰富。当她们关起门来读书思考时，她们完全忘了自己的性别，那份或冥思苦索，或上天入地的劲头，一点也不比男作家多或者少。而她们的作品受到好评时，情形也和男作家完全一样：或者因为确实好，或者因为有哥们儿助阵，摇旗呐喊。女作家既没有三头六臂，也不见得缺斤短两。

如果说女人比男人多点什么，那就是，女作家多一份“特权”。当她们受到好评时，鄙夷她们的异性可以作宽容状，说：女人嘛，有人捧。嫉妒她们的同性可以作切齿状，堂而皇之地将污言秽语、恶意歹意以一种正义良知的形式泼到她们的脑门上。

还有一点，当一个男人写得好并且拥有众多读者时（多为男性），他一定是大家风范，而当一个女人写得好同时也有众多读者时（多为女性），她充其量只是小家碧玉，不错而已。

（1995年）

我的老家有一句朴素之至却寓意深远的话,叫做:一种米养百样人。

年轻的时候,自然不懂,或者说不可能真正懂得这样质朴而深沉的话。一种米大概是晓得的,无论如何闽南一带除了大米也没有别的米,不像北方,有小米、黑米、玉米,还有和大米一样大小的大麦小麦。可是百样人呢?什么叫做百样人?百样人应该各个什么模样呢?

在众多饱受理想主义教育又迷恋文学的青年男女那里,人和米一样简单明白。男人嘛,不是保尔·柯察金,就是牛虻,而女人,自然不是卓娅就是冬妮亚了。

及至过了十年、二十年,见过了那么多的人,经历过了那么多的事,吃够了那么多的大苦头、小苦头,蓦然回首,方才明白,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感叹都早已在那简单之至的老话里了,那一句明白晓畅的“一种米养百样人”!

(就像见过了百态人生,回过头再读最原始、最本初的《新旧约全书》,你只好感叹佩服:所有的人性面孔、人生道理,《圣经》里都已提及!)